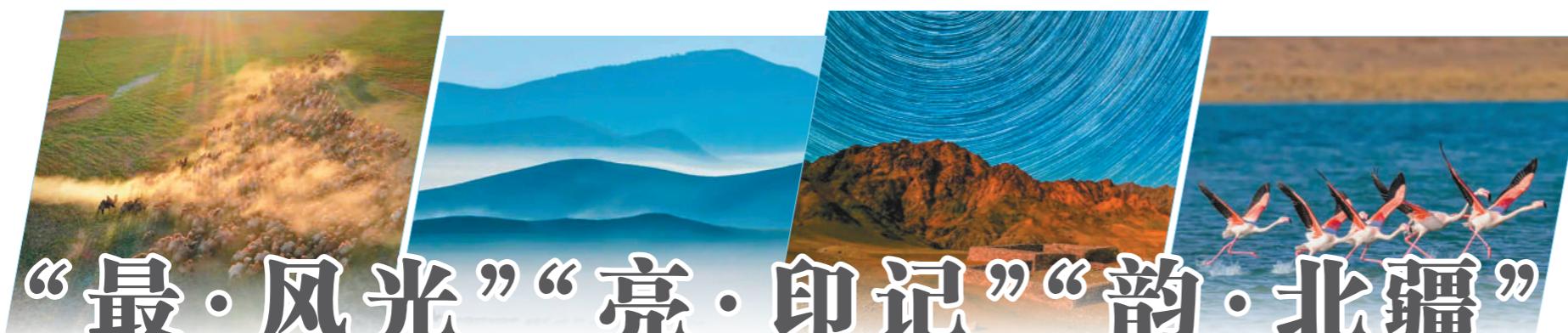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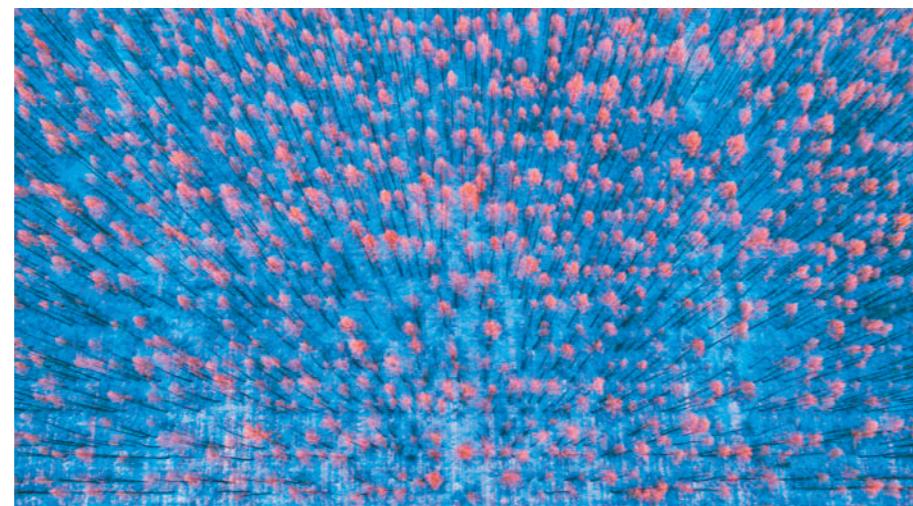


日前,由内蒙古日报社和内蒙古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亮丽北疆 向美而行——‘伊利杯’内蒙古风光摄影展”隆重开幕。作为“第十九届中国·内蒙古草原文化节”的系列活动之一,展览共展出200件作品,并以“最·风光”“亮·印记”“韵·北疆”三个板块呈现给广大观众。漫步展厅,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气势宏大、五彩缤纷、美不胜收,给人强烈的艺术感染。



## “最·风光”“亮·印记”“韵·北疆” ——“伊利杯”内蒙古风光摄影展述评

◎ 王鹏瑞



(本文图片为“伊利杯”内蒙古风光摄影展参展作品)

“最·风光”的大美和壮美

作为展览的第一板块与核心板块,“最·风光”通过近70件(组)风光摄影作品,艺术地再现了内蒙古自然风光的大美和壮美,传递了“江山如此多娇”的荣耀与豪迈。这些作品大多视野开阔,气势磅礴,富有艺术感染力。自治区境内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日夜晨昏的不同景色尽收眼底。如获得一等奖的作品《凤朝阳》(高东山摄)即是一件大美且诗性的作品:清晨的湿地万物初醒,大面积的蓝色和升腾的晨雾弥漫画面,远处的旭日刚刚升起,浓艳的鲜红色与矫健的飞鸟构成了“决定性瞬间”。作品在单纯中见隽永,在唯美中见诗意;三等奖作品《缓缓入画》(刘丹沁摄)和前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起伏的山峦、弥漫的晨雾,缓缓走入画面的一队马群,共同构成了一曲悠扬的牧歌,让人心旷神怡;三等奖作品《长城长》(李峰摄)通过宏阔的构图,浓重的色彩,表现了不同时空下万里长城的独特风姿以及古老而浑厚的历史意蕴,引人遐想,发人深思;同是表现长城题材的《小余太秦长城》(三等奖,史学军摄)却采取了与前者完全不同的表现方式:横长的构图中山峦起伏,绵延的长城在白雪的衬托下犹如一条长蛇伏游在山峦之间,充分体现了“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独特意境。

由于时代和科技的发展,许多作品采用航拍或无人机拍摄的方式。这也成为整个展览的一大特点和亮点。如获得二等奖的作品《孔雀开屏》(袁广明摄)即是通过无人机在空中拍摄所形成的强烈透视关系,把冬季的大片林木表现得如孔雀开屏般美丽壮观,给人以艺术感染;二等奖作品《黄河之水天上来》(张世瑜摄)通过无人机拍摄,把朝霞中的黄河表现得如从天际流泻而出,滋润着辽阔大地;三等奖作品《锦绣大地》(魏土江摄)通过无人机高空气拍,把“希望的田野”尽收眼底,编织成壮美的图案,美轮美奂;三等奖作品《大地乐章》(刘永强摄)则是航空拍摄的佳作:北方大地上的城市、田野、山川、桥梁,构成了一幅幅壮美画卷,亦如一曲曲恢宏的大地乐章,令人难忘;《塞上牧歌》则是一幅近乎抽象的画面,洁白的羊群与沟壑纵横的山川被凝结成一首视觉的交响,叩击着观者的心灵;作品《额尔古纳河晨雾》(三等奖,谢家显摄)、《银岭碧足》(优秀奖,张雷摄)、《察哈尔乌兰哈达火山群》(优秀奖,郭桂香摄)、《大森林》(优秀奖,张永刚摄)、《生命树》(优秀奖,董石摄)等也是利用无人机拍摄的杰作。

“最·风光”板块既展现了内蒙古辽阔大地的无

限风光,充分体现了风光美、气势美、意境美、光影美、色彩美,是对内蒙古自然山川的深情礼赞。

“亮·印记”的现代美和人文美

在“亮·印记”板块,摄影家们通过60余件(组)作品展现了内蒙古的历史文化、发展建设,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新成就、新面貌。从城市景观,到乡村风采,从《河套人发祥地》到《绿色库布其》,从《阴山胜迹》到《丝路新篇》,从《黄河凌韵》到《边塞新貌》,从《梦幻康巴什》到《青城地铁建设》,从《幸福百姓》到《疫情防控》,从《新农村建设》到《草原电影院》等;广大摄影人用敏锐的感觉,多维的视角,定格了一个个典型瞬间,传递出内蒙古发展建设的新气象、新景观和人民群众的新风采。优秀奖作品《新农村建设》(张恒摄)采用航空拍摄的方式,把大片新农村的房屋与锦绣大地融为一体,气势恢宏,犹如一曲雄壮的交响乐,奏响了时代的最强音;二等奖作品《魅力鄂伦春》(谢青松摄)以组照的形式表现了这个总人口不足1万人的狩猎民族的定居新生活,彰显了新时代的新气象;《边塞新貌》(优秀奖,胡晓阳摄)则把古老的长城和大片的风力发电设施同框,很好地表达了主题;《焊花绽放》组照(优秀奖,钱自余摄)透过飞溅的焊花表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二等奖作品《呼和浩特疫情记亿》(刘海涛摄)中那个无名的普通



## 永远飘扬的红领巾 ——评舞剧《草原英雄小姐妹》

◎ 赵林平 李树榕

惯养的“小孙女”还让爷爷背着上学、为其打伞,大人们忙前忙后,望子成龙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运用卡通风格的舞蹈语汇,一是强化了舞蹈创作的当下性与忧患意识,也强调了现代舞与蒙古族舞蹈的区别;二是符合塑造当代小学生顽皮可爱的性格特点;三是受到电影动画片的启发,希望通过略带机械的、卡通的、可爱的动画形象,引发少年儿童的审美共鸣。

舞剧创作的目的不仅要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关注孩子的教育问题,关注社会的诚信问题,关注每个人对国家对集体的态度问题,进而引导每个少年儿童形成“做事负责任”的品性,以及“一旦承诺就要负责到底”的精神。

**第二个看点,通过“穿越”回到60年前的内蒙古草原。**

“你知道龙梅和玉荣吗?”我在去往兰州的火车上问一位大学毕业生。“不知道。”显然,她是一位80后。时代的脚步快速前进着,但有些人、有些事,是我们永远不该忘记的,因为那里有值得传承的红色的基因!

从艺术角度看,蒙古族舞蹈的动作为语汇具有刚柔相济、奔放洒脱、雍容大气、情感细腻的特质,但在剧中,却一定要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发展服务,要在细微之处把悬念的“戏份”铺足,避免出现与剧情无



该剧有四个重要的“看点”,第一个是通过序幕提出问题。

卡通风格舞蹈语汇与小学生、家长、爷爷、奶奶的群体叙事引发大家思考,为什么孩子上学要家长接送?即使离家很近的学生也不会独自上下学?难道只是交通安全的问题?久而久之,对家长的依赖会形成孩子们怎样的潜意识?于是,舞台上就有了你、有了我……

上学的路上,是众多成年人送孩子上学的场景。一个“学霸”竟然忘带书包了,一个娇生

内蒙古大草原动物与生灵的多样与丰富、生动与鲜活,讴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内蒙古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建设祖国北疆生态屏障的新篇章。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生动和典型的细节。如荣获一等奖的作品《冬“韵”》(孙树国摄)表现冬季的草原风情,逆光拍摄形成的一列马群的剪影和明亮的太阳光产生的光晕,相互映衬,给茫茫雪原增加了一种舒张大气的诗性魅力,“韵”味无穷,富有艺术感染力;二等奖的作品《冬日晨曲》(孙军摄)也是表现冬季草原的作品:皑皑白雪把大地覆盖,画面空旷、纯净,一列马群点缀在画面中央,犹如一个个音符,谱写出祖国北疆的“冬日晨曲”。作品在极简的构图和高调的画面中传递出空灵的音乐性,犹如遥远的天籁;三等奖作品《草原牧歌》(张德山摄),通过黑白影调表现草原与生灵、草原与牧人相依相存的关系。作品视野开阔,画面简洁,具有独特的韵味和情调;三等奖作品《驼铃》(王和平摄)运用无人机从高空拍摄,表现了大群骆驼穿过草原的壮观情景。独特的光影为画面平添了无穷魅力,优秀奖作品《晨牧》(张嘉海摄)捕捉到了一个难得的瞬间:奔驰的骏马和牧人与水中的倒影构成了一种律动的意趣,而这一切又被笼罩在一种淡蓝的色调中,画面在浓郁的抒情氛围中表现了独特的草原生活;优秀奖作品《敖鲁古雅使鹿部落》(赵福摄)和《歌舞燕舞生态家园》(李峰摄),通过对敖鲁古雅驯鹿和草原上多种鸟类的表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使鹿部落和今日草原绿色发展、生态和谐的美好现实;组照《风雪蒙古马》(严国史摄),多维度地表现了风雪中蒙古马的形象,赞颂了蒙古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精神;组照《听雪》(赵伟摄)则采用特写镜头,表现冰天雪地中蒙古马的从容和淡定;《飘逸》(张春华摄)则把蒙古马一往无前的精神表现得如行云流水,具有音乐般的韵律感;此外,《水上芭蕾》《冬日暖阳》《大地之晨》《碎美草原》《黄河晨曲》《大漠奇观》《生命之舞》《草原符号》以及《天边》《北方》《清歌》《飞翔》《冬日的美丽》等,如一曲曲轻盈乐或是交响诗,传递出一种音乐美和韵律美,令人陶醉。

“韵·北疆”既是北疆之韵,也是艺术之韵;既是自然之韵,也是人文之韵。透过这些充满诗意图和韵律美的画面,观者不但看到了自然万物与生灵的神奇与美好,而且充分感受到了内蒙古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和谐之美。

玉荣后来曾说:“那场暴风雪,有人说说是奇迹,有人说不可思议,其实答案很简单,珍爱生命,善待自然,是我们草原人民永远不变的信念。”所以,这部舞剧既通过小姐妹和群羊的关系进一步升华了人类和自然界的关系,又告诫每一位观众,培养孩子的诚信品质和“负责任精神”是教育的灵魂。

于是,剧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龙梅背起了腿部严重冻伤的妹妹,而妹妹却没有沉浸在恐惧和疼痛中。她伸着头,瞪大眼睛,伸着胳膊,冒着暴风雪努力地四处张望,一边张望一边数着羊群,数了一遍又一遍,数了一遍又一遍……看到这里,大家的心立刻就被揪紧了,眼泪不禁溢出眼眶。显然,这是该剧的点睛之笔。

当然,不同的价值观对艺术作品的主题思想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这个故事过时了,有人认为羊比人重要。我们承认,人的生命永远是最重要的,但生命要有担当。同时,学习龙梅和玉荣不是学习她们做的这件事,而是学习她们一旦承诺就负责到底的精神,以及为了集体“大我”而牺牲“小我”的精神。

**第四个看点是对小英雄的礼赞。**

伏契克说:“英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决定性关头做了为人类社会的利益所需要做的事。”而龙梅、玉荣就是在国家财产、集体的羊群即将遭到巨大损失时,毫不犹豫、勇敢作为的少年英雄。

在这个看点里,有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桥段,既有血有肉地塑造英雄人物,又智慧地避免了“说教”和一味的“高调”。这就是当玉荣在医院醒来后,发现自己的一条腿是空的,原本活蹦乱跳的孩子被截肢了,无论如何,9岁的娃娃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继而,通过一个又一个舞段,玉荣的真实而自然的痛苦和挣扎,随着音乐漫延了整个剧场,漫延到了每一个观众的心里。至此,观众明白了,英雄,是为国家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利益勇于牺牲自己的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传统教育要从娃娃抓起,既注重知识灌输,又加强情感培育,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广大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么,龙梅、玉荣的故事,能否使“红色基因”渗进观众——包括家长,老师,孩子们——的“血液”里呢?

下课了,爷爷习惯性地还要背起小孙女,而被英雄小姐妹感动的小孙女似乎一瞬间长大了,一边拭去泪水,一边为爷爷擦汗,最后还为爷爷撑起了遮阳伞……她胸前飘动的红领巾用事实告诉爷爷也告诉所有人,自己懂得了什么是少年先锋队队员、什么是国家小主人的担当和责任!

就是这些看点,一定会让孩子们胸前的红领巾承载着雷锋精神和英雄精神永远地飘荡在每一位观众的心中!

看了大型舞台交响诗画《大青山》,获得了艺术与精神的享受,心情很激动。这是一场成功的演出,是内蒙古打造艺术精品的可喜收获。

大型舞台交响诗画《大青山》通过挖掘、展现呼和浩特地区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党员先进事迹,突出“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这一主题,以呼和浩特地区百年沧桑巨变为为主线,热情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和光辉历程,深情表达呼和浩特各族人民一心向党、建设祖国北疆的坚定意志和赤子之心。

艺术是情感凝铸的形式。这台大型舞台交响诗画之所以能成为一件艺术品,就在于它找到了一种适合自己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鲜明、生动、简洁,具有创新意识。这种形式并不像大型音乐舞蹈史诗那样庞大、周全、庄重、典雅,也不像诗歌歌唱那样简略与通俗。可以说《大青山》融汇了以上两种形式的优点,建立起来自身独特的审美架构。当舞台上展现出交响乐队和朗诵者的时候,观众感受到的审美符号体系就是音乐与诗歌。从各种乐器上飘散出来的优美旋律,陪伴独诵、对诵和齐诵,舞台上声情并茂的咏诵,或慷慨激昂,或深情款款,或缠绵温婉,抒发着爱党爱国的深切情怀和对红色革命的追忆。这种表演形式很适合表达这部交响诗画的主题,这种精心打造的红色艺术品,带领观众在获得审美享受的同时,进一步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党史、革命战争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这种创新的艺术形式很适合表现人物。这部交响诗画的第二幕《爱情山》中描绘了两个人物。他们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来呼和浩特支援边疆建设的人,其中一位是北京大学的年轻教授李博,另一位是中央音乐学院刚毕业的作曲家辛沪光。李博在内蒙古大学任教,培养出一批各民族的栋梁之才,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旭日干,号称“试管婴儿之父”。李博以他的满腔热血,在内蒙古草原生态事业和中国科技教育发展上铸就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辛沪光的名气更大,她是中国音乐史上第一部交响诗《嘎达梅林》的作者,还是著名音乐人三宝的母亲。她于1956年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谢绝了母校留校任教的挽留,在填写毕业分配志愿时,她一连串写下5个内蒙古。这位南方姑娘来到了呼和浩特,在内蒙古艺术学校任教,培养出阿拉腾奥勒、南维德等多名优秀的各民族音乐家。

怎么表现这两个人物?当演员扮演的这两位人物登上舞台,在音乐声中讲述各自的故事,满场惊艳!主创人员的创新观念打动了观众。《大青山》把两个不同的人生话题,以及爱情与婚姻的话题,用一种非常清纯的、非常简洁的诗句表达出来,对于各个年龄段的观众都颇有视听及情感冲击力,产生寓教于乐的效果。

第三幕《青春山》有意与第二幕相呼应,相映成趣。这一幕出场的都是呼和浩特的普通百姓,有博物院解说员、导游员、护士、交警、出租车司机、快递小哥、地铁司机、小学教师,还有少先队员、驯马手、柔道队员、自驾航拍摄影师……他们各自介绍自己的职业,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讲述着他们与首府城市的亲密关系。在他们平凡的身上折射着时代的发展和呼和浩特靓丽的城市风貌。台上演员的喊声和台下观众的掌声响成一片,在那振奋人心的一刻,台上台下沉浸在交响诗画感人的氛围中。

第四幕《梦幻山》是大型舞台交响诗画《大青山》的结尾。作品在前面成功地阐释了主题思想,成功地塑造了个体和群体人物形象,又采用了瞻望的手法升华主题的格调,观众追随着诗与音乐的红色魅力,看到了呼和浩特未来2025年、2035年……以及更遥远的实现梦想的年代。

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大合唱《跟党走,不回头》把演出推向了高潮:“走啊跟党走/迈开大步向前走/走过了雪山走过了草地/找到了脚下的路……走啊走/跟党走/千军万马不回头/走啊走/向前走/大青山上写春秋!”。

(本版图片源自网络)



梦

文艺评论